

蔡茂友 曹书文 主编

靚女誘東牆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名作丛书 傳奇小說卷

华夏出版社

曹书文 陈蕾 于慧敏 选编

靓女诱东墙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名作丛书·传奇小说卷

靛女诱东墙

蔡茂友 曹书文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65千字

1994年6月北京第1版 199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80—0428—0/I·398

定价:6.80元

序

“传奇”，作为文学体裁，常指两类作品：一是文言小说，一是长篇戏曲。而一般意义上的传奇小说是指唐代兴起的一种比较完备的文言短篇小说，因其内容荒诞、情节离奇，当时不被列为正统文学，故特称为传奇。晚唐时裴铏把自己写的此类作品汇集成册，题名“传奇”，后人便正式以“传奇”相称。传奇小说虽然由魏晋的志怪小说发展而来，但在作品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塑造等方面都与之有根本的不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传奇者流，盖源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福祸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唐传奇虽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传奇小说，但作为中国文学由雅到俗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在题材、情节、人物、语言上直接影响了宋元明清的传奇创作，同时也为作为通俗文学意义上的传奇小说提供了可资的借鉴。狭义上的传奇小说是指自宋代以后出现的情节离奇曲折、结构完整、人物多带传奇色彩、语言通俗浅近的白话小说。和文言传奇一样，它偶尔也涉及“搜神记逸”的内容，但更多的则是都市下层市民生活的反映与再现。在长期的文体发展过程中，传奇小说形成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审美规范。概而言

之,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奇。作为传奇小说,情节的传奇性可谓是第一要素。我国古代的小说创作一向讲究文体的传奇色彩。宋人把话本小说分为九类,其中一类便是传奇。明代凌濛初把自己创作的小说结集誉名为《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其目的就蕴含着以奇见长、以奇引人入胜的因素。我国古代著名的小说批评家金圣叹认为,小说的情节首先应能引起读者最大的兴趣,使读者获得最大的美感享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故事情节充满惊险与传奇。他在读《水浒传》第三十六回宋江在浔阳江遇险时,曾这样写道:“此篇节节生奇,层层追险。节节生奇,奇不尽不止;层层追险,险不绝必追。……如投宿店不得,是第一追;寻着村庄,却正是冤家家里,是第二追;掇壁逃走,乃是大江截住,是第三追;沿江奔去,又值横港,是第四追;甫下船,追者亦已到,是第五追;岸上人又认得艄公,是第六追;舱板下摸出刀来,是最后一追,第七追也。一篇真是脱一虎机,踏一虎机,令人一头读,一头吓,不惟读亦读不及,虽吓亦吓不及也。”^①这里金圣叹虽是灵感偶发,却道出了“奇”、“险”在情节上的重要作用,“不险则不快,险极则快极”^②。从古至今传奇文学之所以一直备受读者青睐,是与其传奇性分不开的,正是由于传奇小说的“奇”与读者的“好奇”这一点上,审美主客体达成一种共识与默契。如《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这篇小说写闻俊卿、杜子中、魏撰之的爱情故事,作品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传奇的氛围。三人的爱情是节节生奇,奇中传情,情奇互为增色。一奇大家闺秀闻俊卿不仅能骑善射,且女

① ② 转引《中国小说美学》第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扮男装在学堂读书，与同窗魏撰之、杜子中情义深厚。二奇杜子中明知闻俊卿是男子，还为此世不能与之缔结姻缘感到遗憾，他时常对俊卿说，“我与兄两人可惜做了男子，我若为女，必当嫁兄；兄若为女，我必当娶兄。”三奇俊卿虽与杜子中情趣相投，但在选择魏、杜二人谁适宜作意中人时却犹豫起来，于是，她用箭在学堂附近射鸟，发愿谁先捡得此箭，便与谁同结百年之好。四奇该箭本为杜先拾到，但由于家人来喊他，他便放下箭；俊卿赶到，却只看到魏，便谎以家姊许之。五奇杜、魏二人进京赶考之际，俊卿家遭变故，为搭救父亲，她身着男装，进城拜访同窗，不料在旅馆为隔壁一位大户小姐看中，在推脱不掉的情况下，只得用魏的信物代杜应承下来。六奇找到魏、杜住处后，适逢魏返家，杜执意让俊卿同住倾诉久别之情。俊卿不慎暴露女身，杜道明事情原委，俊卿以身许杜。七奇杜、闻当初戏言成真，魏在失望之余经杜子中夫妇撺掇，娶得先前闻俊卿应承下的大户小姐，不胜喜悦。正是由于故事情节本身的传奇性，才使作品得以世代相传，有不朽生命力。当然，传奇小说情节的传奇性绝不能脱离现实性，必须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

（二）巧。传奇小说故事情节的传奇性是与情节发展中的巧合因素紧密相联。所谓“巧合”，是指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出现最富有表现力的偶然契机，造成意外突故，推动情节的急速变化，从中隐伏必然。正是由于情节的传奇性与巧合因素的成功使用，才使传奇小说充满曲折动人的故事，在情节的发展中塑造出有声有色的人物。如《吹凤箫女诱东墙》这篇作品中，主人公潘中用与杏春小姐由素不相识发展到灵与肉的结合，中间既有一定的必然性，更得益于一系列偶然性的巧合因素。

潘中用爱好吹箫，而杏春小姐又精通音律，颇解箫中味。可喜的是潘中用所住的小楼与杏春小姐的闺房相对，小姐听其箫，便不自觉地推开窗缝瞧吹箫人，“见潘中用是个美少年，与自己年岁相当，丰姿俊秀，仪度端雅，手里执着一本书在那里看，杏春小姐便动了爱才之念。”后潘中用无意中透过窗口也看到杏春小姐娇美的容貌，二人自此眉目传情，互有相爱之心。巧就巧在黄府馆宾晏仲举与潘中用相识，此时杏春家里正托晏父为其女觅一佳婿，潘便毛遂自荐，晏仲举答应要极力促成，再加上潘中用、杏春小姐又通过吴二娘已通情款，以诗传情，私订终身，二人的婚姻指日可待。不料潘父临时决定将住处从六部桥迁到于观桥，仓促之间来不及通知杏春小姐，致使久别之后二人在异地皆相思成疾，晏仲举、吴二娘各奉两家使命相逢，从而使潘杏二人喜上眉梢，同结连理。小说所叙爱情故事曲折离奇、情趣横生，其主要原因便是得之于情节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巧合。然而传奇小说这种巧合又符合情节发展的逻辑，与人物的性格相符，从而达到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的理想境界。

(三)新。传奇小说的“新”不仅指写人所未写之事，言人所未言之言，同时也指即使古代作家常见的题材也能不落俗套，独辟溪径，写出新意。如在我国古代小说中，最常见的莫过于爱情题材。自古以来，文学作品中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可谓举不胜举。有的写梅香穿针，有的叙老妇引线，有的是赠以信物，有的是投以诗词，有的幽会于花前月下、湖畔山泉，有的相约越墙私奔，有的寄情于来世，有的虽一世不能结合但仍痴情难断……传奇小说既不避讳言情，又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写出新的境界。如李渔的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

男女主人公皆靠演戏为人，常言道，做戏做得好可以胡弄别人，做不好只能欺骗自己。然而，谭楚玉，刘藐姑却将艺术中的世界视作自己真正的人生，两人的爱情在现实中受到父母、师傅、同行的监督，无法自由地谈情说爱、互倾衷情，只有在舞台上，两人才能眉目传情、假戏真作。由于他们演戏中倾注了自己真挚的爱与恨，反倒能以情动人。把唱戏作为主人公爱情的阶梯与手段，将生活、爱情、做戏、生命融为一体，这在戏剧、小说中尚属首例。李渔的另一篇作品《合影楼》中的男女主人公真心相爱，但由于受到双方家长的干扰，双方在压抑中走向情感的升华，一个对着池中人影谈情说爱，一个借着流水花瓣递传真情，以而彻底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格局。所有这些都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

除以上美学特征外，传奇小说还具有叙述语言通俗易懂、生动传神，人物多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等特点。

本书入选的作品，只是古代白话传奇小说中的极少部分，同时也是同类小说（除长篇外）有代表性的篇章。但由于篇幅所限和选编者本人所读的数量，漏网之珠在所难免，且在已入选的作品中，也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状况，这是需要读者批评指正的。

在选编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大中文系及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1993年7月

目 录

序	(1)
冯玉梅团圆	(1)
刎颈鸳鸯会	(10)
张生彩鸾灯传	(21)
苏长公章台柳传	(31)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36)
凤月瑞仙亭	(40)
戒指儿记	(46)
绿珠坠楼记	(60)
李亚仙	(63)
王魁	(73)
裴秀娘夜游西湖记	(79)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88)
灌园叟晚逢仙女	(116)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137)
吹凤箫女诱东墙	(163)
鹤归楼	(181)
合影楼	(207)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226)

冯玉梅团圆

帘卷水西楼，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云年少梦，休
讴，且尽生前酒一瓯。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旧游。同
是他乡沦落客，休愁，月子弯弯照几州。

这首词末句，乃是借用吴歌成语。吴歌云：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

此歌出自我宋建炎年间，述民间离乱之苦。只为宣和失政，奸
佞专权，延至建康，金虏凌城，掳了徽、钦二帝北去。康王泥马
渡江，弃了汴京，偏安一隅，改元建炎。其时东京一路百姓，惧
怕鞑虏，都跟随车驾南渡，又被虏骑追赶，兵火之际，东逃西
躲，不知拆散了几多骨肉！往往父子夫妻，终身不复相见。其
中又有几个散而复合的，民间把作新闻传说。正是：

剑气分还合，荷珠碎复圆。
万般皆是命，半点尽由天。

话说陈州有一人姓徐名信，自小学得一身好武艺。娶妻崔
氏，颇有容色。家道丰裕，夫妻二人正好过活。却被金兵入寇，
二帝北迁，徐信共崔氏商议，此地安身不牢，收拾细软家财，打
做两个包裹，夫妻各背了一个，随着众百姓晓夜奔走。行至虞

城，只听得背后喊声振天，只道鞑虏追来，却原来是南朝杀败的溃兵。只因武备久弛，军无纪律，教他杀贼，一个个胆寒心骇，不战自走；及至遇着平民，抢掳财帛子女，一般会扬威耀武。徐信虽然有三分本事，那溃兵如山而至，寡不敌众，舍命奔走。但闻四野号哭之声，回头不见了崔氏，乱军中无处寻觅，只得前行。

行了数日，叹了口气，没奈何只索罢了。行到睢阳，肚中饥渴，上一个村店，买些酒饭。原来离乱之时，店中也不比往昔，没有酒卖了；就是饭，也不过是粗粝之物。又怕众人抢夺，交了足钱，方才取出来与你充饥。徐信正在数钱，猛听得有妇女悲泣之声。事不关心，关心者乱。徐信且不数钱，急走出店来看，果见一妇人，单衣蓬首，露坐于地上。虽不是自己的老婆，年貌也相仿佛。徐信动了个恻隐之心，以己度人道：“这妇人想也是遭难的。”不免上前问其来历。妇人诉道：“奴家乃郑州王氏，小字进奴。随夫避兵，不意中途奔散，奴孤身被乱军所掠，行了两日一夜，到于此地，两脚俱肿，寸步难移。贼徒剥取衣服，弃奴于此。衣单食缺，举目无亲，欲寻死路，故此悲泣耳。”徐信道：“我也在乱军中不见了妻子，正是同病相怜了！身边幸有盘缠，娘子不若权时在这店里住几日，将息贵体，等在下探问荆妻消息，就便访取尊夫。不知娘子意下如何？”妇人收泪而谢道：“如此甚好！”徐信解开包裹，将几件衣服与妇人穿了，同他在店中吃了些饮食，借半间房子做一块儿安顿。徐信殷殷勤勤，每日送茶送饭。妇人感其美意，料道寻夫访妻，也是难事；今日一鰥一寡，亦是天缘，热肉相凑，不容人不成就了。又过数日，妇人脚不痛了，徐信和她做了一对夫妻上路，直到建康。正值高宗天子南渡即位，改元建炎，出榜招军。徐信去充了个军校，就于

建康城中居住。

日月如流，不觉是建炎三年。一日，徐信同妻城外访亲回来，天色已晚，妇人口渴，徐信引到一个茶肆中吃茶。那肆中先有一个汉子坐下，见妇人入来，便立在一边偷看那妇人，目不转睛。妇人低眉下眼，那个在意？徐信甚以为怪。少顷，吃了茶，还了茶钱出门，那汉又远远相随。比及到家，那汉还站在门首，依依不去。徐信心头火起，问道：“甚么人？如何窥觑人家的妇女？”那汉拱手谢罪道：“尊兄休怒，某有一言奉询。”徐信忍气尚未息，答应道：“有甚么话就讲罢！”那汉道：“尊兄倘不见责，权借一步，某有实情告诉。若还嗔怪，某不敢言。”徐信果然相随到一个僻静巷里。那汉临欲开口，又似有难言之状。徐信道：“我徐信也是个慷慨丈夫，有话不妨尽言。”那汉方才敢问道：“适才妇人是谁？”徐信道：“是荆妻。”那汉道：“娶过几年了？”徐信道：“三年矣。”那汉道：“可是郑州人，姓王，小字进奴么？”徐信大惊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汉道：“此妇乃吾之妻也。因兵火失散，不意落于君手！”徐信闻言，甚踟躇不安，将自己虞城失妻，到睢阳村店遇见此妇始末，细细述了：“当时实是怜他孤身无倚，初不晓得是尊阍，如之奈何？”那汉道：“足下休疑，我已别娶浑家，旧日伉俪之盟，不必再题。但仓忙拆开，未及一言分别；倘得暂会一面，叙述悲苦，死亦无恨。”徐信亦觉心中凄惨，说道：“大丈夫腹心相照，何处不可通情？明日在舍下相候。足下既然别娶，可携新闻同来，做个亲戚，庶于邻里耳目不碍。”那汉欢喜拜谢。临别，徐信问其姓名，那汉道：“吾乃郑州刘俊卿是也。”

是夜，徐信先对王进奴述其缘由。王进奴思想前夫恩义，暗暗偷泪，一夜不曾合眼。到天明，盥漱方毕，刘俊卿夫妇二人

到了。徐信出门相迎，见了俊卿之妻，彼此惊骇，各各恸哭。原来俊卿之妻，却是徐信的浑家崔氏。自虞城失散，寻丈夫不着，却随个老嫗同至建康，解不随身簪珥，赁屋居住。三个月后，丈夫并无消息。老嫗说他终身不了，与他为媒，嫁与刘俊卿。谁知今日一双两对，恰恰相逢，真个天缘凑巧！彼此各认旧日夫妻，相抱而哭。当下徐信遂与刘俊卿八拜为交，置酒相待。到晚，将妻子兑转，各还其旧。从此通家往来不绝。有诗为证：

夫换妻兮妻换夫，这场交易好糊涂。
相逢总是天公巧，一笑灯前认故吾。

此段话题做《交互姻缘》，乃建炎三年，建康城中故事。同时又有一事，叫做“双镜重圆”，说来虽没有十分奇巧，论起夫义妇节，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正是：

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

话说高宗建炎四年，关西一位官长，姓冯名忠翊，职受福州监税。此时七闽之地，尚然全盛。忠翊带领家眷赴任，一来福州赁山负海，东南都会，富庶之邦；二来中原多事，可以避难。于本年起程，到次年春间，打从建州经过。《舆地志》说建州碧水丹山，为东闽之胜地。今日合着了古语两句：

洛阳三月花如锦，偏我来时不遇春。

自古“兵、”“荒”二字相连，金虏渡河，两浙都被他残破；闽地不遭兵火，也就见个荒年，此乃天数。

话中单说建州饥荒，斗米千钱，民不聊生。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粮饷要紧，官府只顾催征上供，顾不得民穷财尽。常言：“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又被官府

鞭笞逼勒，禁受不过，三三两两逃入山间，相聚为盗。蛇无头而不行，就有个草头天子出来。此人姓范名汝为，仗义执言，救民水火。群盗从之如流，啸聚至十余万，无非是：

风高放火，月黑杀人。

无粮同饿，得肉均分。

官兵抵当不住，连败数阵。范汝为据了建州城，自称元帅，分兵四出抄掠。范氏门中子弟，都受伪号，做领兵官将，汝为族中有个侄儿，名唤范希周，年二十三岁，自小习得一件本事，能识水性，伏得在水底三四昼夜，因此起个异名唤做“范鳅儿”。原是读书君子，功名未就，被范汝为所逼，凡族人不肯从他为乱者，先将斩首示众。希周贪了性命，不得已而从之。虽在贼中，专以方便救人为务，不做劫掠勾当。贼党见他凡事畏缩，就他鳅儿的外号改做“范盲鳅”，是笑他无用的意思。

再说冯忠翊有个女儿，小名玉梅，年方二八，生得容颜清丽，情性温柔，随着父母福州之任。来到这建州相近，正遇着范贼一支游兵，劫夺行李财帛，将人口追得二零四散。冯忠翊失散了女儿。无处寻觅，嗟叹了一回，只索赴任去了。单说玉梅脚小伶仃，行走不动，被贼兵掠进建州城来。玉梅啼啼哭哭，范希周中途见而怜之，问其家门，玉梅自叙乃是官家之女。希周遂叱开军士，亲解其缚，留到家中，将好言抚慰，诉以衷情：“我本非反贼，被族人逼迫在此。他日受了朝廷招安，仍做良民。小娘子若不弃卑末，结为眷属，三生有幸！”玉梅本不愿相从，落在其中，出于无奈，只得允许。次日，希周禀知贼首范汝为，汝为亦甚喜。希周送玉梅于公馆，择吉纳聘。希周有祖传宝镜，乃是两镜合扇的，清光照彻，可开可合，内铸成“鸳鸯”二字，名

为“鸳鸯宝镜”，用为聘礼。遍请范氏宗族，花烛成婚。

一个是衣冠旧裔，一个是阀阅名姝；一个儒雅丰仪，一个温柔性格。一个纵居贼党，风云之气未衰；一个虽作囚俘，金玉之姿不改。绿林此日称佳客，红粉今宵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顺，相敬如宾，自古道：“瓦罐不离井上破。”范汝为造下弥天大罪，不过乘朝廷有事，兵力不及。岂期名将张所、岳飞、张俊、张浚、吴玠、吴玠等屡败金人，国家粗定，高宗卜鼎临安，改元绍兴。是年冬，高宗命韩蕲王讳世忠的，统领大军十万，前来讨捕。范汝为岂是韩公敌手？只得闭城自守。韩公筑长围以困之。原来韩公与冯忠翊先在东京有旧，今番韩公统兵征剿反贼，知冯公在福州为监税官，必知闽中人情土俗。其时将帅专征的，都带有空头敕，遇有地方人才，听凭填敕委用。韩公遂用冯忠翊为军中都提辖，同驻建州城下，指麾攻围之事。城中日夜号哭，范汝为几遍要夺门而出，都被官军杀回，势甚危急。玉梅向丈夫说道：“妾闻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妾被贼军所掠，自誓必死；蒙君救拔，遂为君家之妇，此身乃君之身也。大军临城，其势必破；城既破，则君乃贼人之亲党，必不能免。妾愿先君而死，不忍见君之就戮也。”引床头利剑，便欲自刎。希周慌忙抱住，夺去其刀，安慰道：“我陷在贼中，原非本意。今无计自明，玉石俱焚，已付之于命了。你是官家儿女，掳劫在此，与你何干？韩元帅部下将士，都是北人，你也是北人，言语相合，岂无乡曲之情？或有亲旧相逢，宛转闻知于令尊，骨肉团圆，尚不绝望。人命至重，岂可无益而就死地乎？”玉梅道：“妾倘有再生之日，妾誓不再嫁。便恐被军校所掳，妾宁死于刀下，决无失节之理。”希周道：“承娘子志节自许，吾死亦

瞑目。万一为漏网之鱼，苟延残喘，亦誓愿终身不娶，以答娘子今日之心。”玉梅道：“鸳鸯宝镜乃是君家行聘之物，妾与君共分一面，牢藏在身。他日此镜重圆，夫妻再合。”说罢，相对而泣。这是绍兴元年冬十二月内说的话。

到绍兴二年春正月，韩公将建州城攻破，范汝为情急，放火自焚而死。韩公竖黄旗招安余党，只有范氏一门不赦。范氏宗族，一半死于乱军之中，一半被大军擒获，献俘临安。玉梅见势头不好，料道希周必死，慌忙奔入一间荒屋中，解下罗帕自缢。正是：

宁为短命全贞鬼，不作偷生失节人。

也是阳寿未终，恰好都提辖冯忠翊领兵过去，见破屋中有人自缢，急唤军校解下，近前观之，正是女儿玉梅。那玉梅死去重苏，半晌方能言语。父子重逢，且悲且喜。玉梅将贼兵打劫，及范希周救取成亲之事，述了一遍。冯提辖嘿然无语。

却说韩元帅平了建州，安民已定，同冯提辖回临安面君奏凯。天子论功升赏，自不必说。一日，冯公与夫人商议，女儿青年无偶，终是不了之事。两口双双的来劝女儿改嫁。玉梅述与丈夫交誓之言，坚意不肯。冯公又道：“好人家儿女嫁了反贼，一时无奈。天幸死了，出脱了你，你还想他怎么？”玉梅含泪而告道：“范家郎君本是读书君子，为族人所逼，实非得已。他虽在贼中，每行方便，不做伤天理的事；倘若天公有眼，此人必脱虎口。大海浮萍，或存相逢之日。孩儿如今情愿奉道在家，侍养二亲。便终身守寡，死而不冤！若必欲孩儿改嫁，不如容孩儿自尽，不失为完节之妇！”冯公见他说出一班道理，也不去逼他了。

光阴似箭，不觉已是绍兴十二年。冯公累官至都统制，领

步在封州镇守。一日，广州守将差指使贺承信，捧了公牒到封州将领司投递。冯公延于厅上，问其地方之事，叙话良久方去。玉梅在后堂帘中窃窥，等冯公入衙，问道：“适才赍公牒来的何人？”冯公道：“广州指使贺承信也。”玉梅道：“奇怪！看他言语行步，好似建州范家郎君。”冯公大笑道：“建州城破，凡姓范的都不赦，只有枉死，那有枉活？广州差官自姓贺，又是朝廷命官，并无分毫干惹。这也是你妄想了！侍妾闻知，岂不可笑？”玉梅被父亲抢白了一场，满面羞惭，不敢再说。正是：

只为夫妻情爱重，致令父子语参差。

过了半年，贺承信又有军牒奉差到冯公衙门。玉梅又从帘下窥视，心中怀疑不已，对父亲说道：“孩儿今已离尘奉道，岂复有儿女之情？但再三详审，广州姓贺的，酷似范郎。父亲何不召至后堂，赐以酒食，从容叩之？范郎小名鳅儿。昔年在围城中，情知必败，有鸳鸯镜各分一面，以为表记。父亲呼其小名，以此镜试之，必得其真情。”冯公应承了。

次日，贺承信又进衙领回文。冯公延至后堂，置酒相款。饮酒中间，冯公问其乡贯出身，承信言语支吾，似有羞愧之色。冯公道：“鳅儿非足下别号乎？老夫已尽知矣，但说无妨也！”承信求冯公屏退左右，即忙下跪，口称：“死罪！”冯公用手搀扶道：“不须如此。”承信方敢吐胆倾心，告诉道：“小将建州人，实姓范。建炎四年，宗人范汝为煽诱饥民，据城为叛，小将陷于贼中，实非不得已。后因大军来讨，攻破城池，贼之宗族，尽皆诛戮。小将因平昔好行方便，有人救护，遂改姓名为贺承信，出就招安。绍兴五年，拨在岳少保部下，随征洞庭湖贼杨么。岳家军都是西北人，不习水战；小将南人，幼通水性，能伏水三昼夜，